

星期文库

旧杂志里读孙犁之三

璞发着玉的光(上)

段华

孙犁说过,在晋察冀山地,在阜平,随着征战的路,他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,“有所闻见,有所感触,就立刻表现出来,是璞不是玉”。然而,他虽谦虚地称这些文章为璞,但其实都散发着玉的晶莹之光。写于1941年的《战士》《芦草》,看起来是璞,其实就是玉。

两篇文章都发表于《北方文化》第1卷第4期,署名纪普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,晋察冀八路军攻占张家口,张家口成为晋察冀解放区首府。随着华北联合大学的迁入,以及随后的华北文艺工作团的到来,大批文化人如成仿吾、周扬、萧三、萧军、丁玲、艾青、田间、马达、草明、古元、周巍峙、何迟、孙犁、康濯等,都陆续到张家口进行文艺活动,张家口一时成了文化名城,群英荟萃,熠熠闪光。如何发挥好这些文化名人的作用,使他们在解放区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,就摆在了边区的日程表上。

随着党政军机关的进驻,边区文联、文协、抗敌报社、晋察冀日报社、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等也迁入张家口。继华北文艺工作团抵达张家口之后,陆续抵达张家口的延安文艺团体还有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、延安文艺通讯团、延安鲁迅艺术学院、延安评剧研究院等。前方后方的文艺团体集中在这里,文艺界战友们欢聚一堂,是解放区一次空前的文艺界盛会,难怪《大公报》著名女记者子冈访问张家口之后感叹:“如果以人口与文化人来作比较,恐怕张家口是文化气息最浓厚的城市了。”

有鉴于这么大的盛会,需要进行统一的指挥。1945年9月16日,边区文协召开座谈会,讨论如何开展张家口的文艺运动;9月27日,边区文联召开常委会,研究如何与张家口市文艺团体对接。1946年4月24日,张家口文协正式成立,沙可夫任主任,丁玲、艾青等23人为理事,丁玲任编辑出版部长,负责出版文艺丛刊及丛书。

丁玲从延安到达张家口,是受邓拓邀请,编辑《晋察冀日报》副刊,现在又负责文协的丛刊工作。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,大型综合性文化半月刊《北方文化》应运而生。杂志大16开本,1946年3月1日创刊,成仿吾任社长和主编,陈企霞任编辑,编委有丁玲、艾青、沙可夫等。成仿吾在创刊号上写了《创刊的话》,阐述了杂志的办刊方针和宗旨。按照这个宗旨,杂志陆续刊登了艾青、吴伯庸、孙犁、丁玲、草明、方纪、萧军、康濯、王林等人的作品。

《北方文化》首发刊登孙犁作品,就是在第1卷第4期上发表的《战士》(外一篇)。

走进旺苍

尹学芸

能够表演上刀山之类绝活的不过五人。人在刀锋上向高处攀爬,观者无不捏把汗。看见演员平安落地,我才长吁了一口气。2021年,傩戏被列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,是典型的艺术活化石。

在红军城纪红广场,我接过了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人会2851天纪念牌。几年前,类似的活动在冯骥才先生新书发布会上见证了一次。他入会多少天我忘了,犹记得他灿烂的笑脸,感叹好的创意有多温暖人。没想到这项活动仍在持续。同行的温亚军入会九千多天,让大家感慨。活动结束后转入红军城参观,才发现所“唱”不虚,这里真是“闹”过红军的地方。石板铺就的街巷,两边都是清末木架穿斗结构建筑,整齐划一。家居民房有商业铺面,镂空的柏木门窗散发着古旧的气息,细小的格子里装满了前尘往事。1933年6月,红四方面军解放了旺苍,这里成为川陕苏区中心。红军领导人率领2万多名红军指战员、四十多个党政军领导机关进驻这里。三街两巷,总面积1.5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可想而知的热闹。这里部署了广昭战役、陕南战役和强渡嘉陵江战役,组建了妇女独立团、少共国际先锋师及红军首个水兵连。仅10万人的旺苍县,就有1.2万人参加红军。现在这些遗迹旧址资料都还保存着,给那些清幽街巷添了许多滋味。

云著酒店外边有一条宽阔的河流,是嘉陵江支流以东,取名东河。我站在十六楼的窗前往下看,几座桥梁尽收眼底。手机导航显示,那座古城离我这里只需过两座桥,1.6公里。因为是下午稍晚些的航班,我在早餐后萌生了再走一趟的想法。愿望轻易就实现了。沿着河岸边人行道的弧度,春阳暖暖,不徐不疾。遛早的、买菜的、带孩子的、商铺店家,都是沿路风景。身处陌生之地,陌生就是风景。有一对老年夫妻附在桥栏杆上往桥下看,不一刻就招揽了很多人。我也凑过去看了一眼,桥下是幽深的河水。别人散了,那两夫妻还在那里探讨。阳光有些炽热。我偶尔会想起遥远的北方,麦苗才刚苏醒,

早起第一件事就是穿棉马甲。旺苍的麦苗却秀齐了穗子,有人穿了短袖衫。路口矗立着一枚鸭蛋形的巨石,昨天来没注意。我凑过去看,上边刻有朴拙的两行字:赤化全球——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×××政治部。有些字被石头的裂缝吃了。红军城到了。

一个人走在空泛的街道上,像是走在历史的回声里。一个店铺开着门,墙壁上挂满了腊肉蹄膀。太阳直射进门,老板躲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,勾着头往外看。油勺儿3块一个,模样像油炸过的大馒头。猪肉10元一斤。鸡蛋1.3元一枚。老乡特意告诉我,是家里养的鸡生的蛋。大铝盆里浸着一捆一捆的笋尖。第一次知道竹笋是焯过以后售卖。我买了鲜笋反而不舍得焯水,看来是不对的。一条街都是卖各种青菜的人,莴笋、蚕豆、小茴香、土豆、包菜、芹菜,与北方没区别。一看就是产自家里的菜园。量不大,也不齐整,铺排在简易货架上,容顾客挑拣。小集市就在古城里,两边不知是谁家的百年宅院。商贩坐台阶上,安逸闲适恬淡。仿佛从历史深处走来,还将走向历史中去。不由想,这小集市也不知存在了多久。身边不时有人提着刚买的菜蔬擦肩而过。我留意了一下内容,以竹笋猪肉为最。古城里的烟火气,是与古城保护并行不悖的一种存在,看着让人温暖。



● 百草园
共读
杨树山

幸福就是简单和谐地生活着,和谐的生活让人感到舒适和幸福。

生,只有七个。别的婶子说她:“怎么就这么惯着孩子?”母亲说:“让娃吃个香香嘴。”

进了家门,看着飞奔着迎上去的我们,她仔细地掏口袋,把七个花生全掏出来,放到我们手里。那花生,

一角钱的爱

胡海燕

还温热。

那时候,一盒火柴才五分钱,可以用一个月。母亲为了我们是真舍得。

一个后来结识的姐姐说,她第一次去县城赶集,大人给了她一角钱。那可是她第一次拿到巨款。走在街头,看着琳琅满目的零食,这个也想

随中国作协“做人民的学生”下基层采风活动来到四川旺苍,恰逢万亩高山杜鹃绽放。高山杜鹃又称映山红,我们年少时都被那首歌曲感染过。“夜半三更盼天明,寒冬腊月盼春风。若要盼得红军来,岭上开遍映山红……”如今站在山顶的瞭望塔上,看风一波一波穿过花丛。那歌会从记忆深处泛出,余音袅袅。“闹红军”的年月过去了近百年,此花与彼花隔世纪迭代,不知是否记得当年愿景。它们当然生长在山野间,倔强而怡然。作家刘亮程站在花丛下,手里拈了片花来吃。我也尝了一片,有点脆而甜。他说世间所有的果子不是都能吃,但所有的花都能吃。这话让人听出几分禅意。

很多年前我采访天津知青,他们述说年少时在林场的经历,为崖上一棵拳头粗的酸枣树激动不已。酸枣属灌木,长成一棵树的模样是奇迹。如今在旺苍,漫山遍野的杜鹃也是灌木,百余龄的古树就有万株。看着品貌相似,却分属四川杜鹃、云南杜鹃、银叶杜鹃、长鳞杜鹃、山光杜鹃、毛助杜鹃六个原生家族。它们长在海拔1800米-2200米的地方,气候条件恶劣,却兀自灿烂着年复一年。在光头山金童院山顶,生长着一株四川杜鹃王,树高7.9米,树龄1300年,属四川境内最古老的杜鹃树。杜鹃享有“花中西施”的美誉。整株树木自成花海,粉色花朵层层叠叠,伞形树冠遮天蔽日,星星点点的蓝天从花枝间漏下,不知是谁谁的梦境。从它身边经过,我情不自禁抚摸了一下树身,那里结了一块疤,像锦缎一样凉而光滑。这是一条古老的山路,不知有谁路过时曾像我一样抚摸,把树疤摩挲得温润如玉。千里迢迢而来,相逢杜鹃最美的时刻,真是人生造化。

端公戏是一种傩戏剧种,流传于川北米仓山南麓。其源头可追溯至远古时代。早在先秦时期,就已存在既娱人又娱神的巫歌傩舞。在走过不知多少弯道以后,我们来到了第十一代传承人何美续的家中。这里就是一座小型博物馆,收藏了服装、器乐、面具、唱本等很多历史原件。那些唱本大都是手抄本,古旧的地皮色,翻开能看见尘埃抖动。傩戏有驱鬼逐疫、酬神纳吉的祭祀功能,涵盖了文学、音乐、舞蹈、戏剧、绘画、书法、雕刻、剪纸等门类艺术。包括何美续在内,如今能够“挑大梁”独立表演的仅有十三人。

母亲从未说过爱我,她不矫情,也没时间。

她总是很忙。白天忙着干农活:点豆子、栽稻、除草、捉虫,她总是相信田里待得越久,庄稼的收成便越多。晚上忙着刷锅洗碗、缝衣服、纳鞋底。似乎,她越忙碌,我们的生活便会越富足。

实际上,那个时代大家普遍不富裕。

母亲赶集,至多带两三块钱,只买家里的必需品或者紧缺的油盐。有时候没钱,得把家里的鸡蛋带到集上卖了换钱。

有一次,她卖了两块钱鸡蛋,花一元钱打了二斤洋油,花五角钱买了镰刀,花四角钱扯了布,只剩一角钱。她去卖花生的摊位前,买了一角钱的花

要,那个也想要。最后,她攥着被汗湿的一角钱,买了一个橘子。

七个花生,一个橘子,是不富裕的日子里豁出去的宠溺。

那时候的瓜子花生大都五角、一块地卖,一角钱的生意太小。幸亏,商贩不计较。

许多人说:爱要说出来。我一直纳闷:干嘛要说出来?爱,不说也知道。

母鸡爱小鸡,小鸡知道。那暴雨中支棱起的翅膀便是爱,那觅食时“咯咯咯”的叫声便是爱。

母亲爱孩子,不用说,孩子也知道。在一针针一线线里,在一日三餐里,在生日的荷包蛋里。

几十年后,一角钱已近乎消失,但七个花生还在记忆里,想起来便热乎乎的。